列聖御製目録

卷之四十二
正宗大王文
卷之四十三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二

正宗大王

文

答宮僚書

三代之後三代之學不傳雖有如漢文帝唐太宗宋孝宗者稍得賢明之稱能做小康之治而皆不能本之於格致誠正之學求其跡之近於仁義者則皆孟子所謂五霸假之也假之於外者初雖強焉而終必露其本色有不能掩焉試以文帝言之則問賈誼以鬼神之事夜半不覺前席其有味於

鬼神所以然之故盖可想矣夫夫子之答樊遲與子路者非以鬼神為不可知亦非以為不必知也特言其不可惑也不可躐等也夫子嘗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言明乎鬼神之理則識見既明誠敬亦至以之治國而無難事也若使賈誼能陳鬼神之所以然而文帝能識鬼神之所以然則雖有新垣平等妖邪之說而將不能惑之矣玉杯寶鼎渭廟汾祠終為末年之累德則其所謂所以然之故未能真知而然也然則賈誼之所陳未知其必

合於鬼神之理而文帝之所聞未知其必出於鬼
神之德也是知文帝之所知者特其虛影而已此
無他其心旣假於仁義故其知亦不能眞也宣室
之問雖使及於蒼生吾恐其賈誼之對未必能及
於三代之治民而文帝之聽亦未必能到於三代
之治民也以太宗言之則其所以樂聞魏徵之規
諫者非心誠好之也特假之也外面則雖屈意從
之而中心則惡之以爲廷辱故退朝嘗獨語曰會
須殺此田舍翁若非長孫后之朝服賀庭則其眷
遇之得保於生前難矣然則死後之自製碑文非

真心也及其所薦得罪而讒言一入則前日惡之之心不覺如風吹火發其所以踣碑者非踣之於踣之之日也自夫魏徵之生前而其兆已著矣且以臂鷂一事論之惟恐魏徵之或見而匿於懷中其畏憚之心常在胷中而聽從之不出於誠意又可知矣由其平生所為皆出於假而非出於真心故終不得掩其憚直之本色顧何以生前之寵遇而疑其死後之忽移也哉噫此兩君之所得者特賈誼與魏徵耳君臣際遇之終始固無足多言而惟彼孝宗之所遇者果是何等君子也奎運之亨

至此而極孔孟之嫡傳於是而出若使孝宗不知其為大儒則亦無足責而至於蹶然而起秉燭讀疏則不可謂不知其人矣除旨纔降讒言繼入不能使命世之賢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而三代之學徒傳於在下之數君子則可勝痛哉可勝惜哉原其所以然則孝宗之賢亦不過假而為之故其志不能以遠大自期其病每在於退托雖知朱夫子之為大賢而正心誠意之說視之以迂濶復讎雪恥之義無心於擔當馴至於僞學有禁厭薄無極假之之害一至於此矣合以論之則三君之病不

出於假之一字夜半前席所知非真也樂聞規諫所樂非真也秉燭讀疏所敬非真也惟其知之非真故惑於鬼神惟其樂之非真故蹈碑於死後惟其敬之非真故終於斥棄事雖不同而一言以蔽之曰假而已矣由是觀之則帝王之學其可不本於格致誠正而徒恃氣質之美耶

答宮僚書

病中揮汗今始草此而學識不周孤負勤摯之意慊愧何言所問數條第以鄙見逐條強答未知其果無差誤否也此條君臣互相期責之言也君以

股肱之所當先者責之於臣則是以股肱爲形而元首爲影也安得不先言股肱乎臣以元首之所當先者責之於君則是以元首爲倡而股肱爲和也安得不先言元首乎君臣互相期責而各盡其道此唐虞之所以爲唐虞也至若喜哉云者非喜事之謂也即樂於有爲之謂也故喜事則不足爲良臣而良臣則自不喜事惟樂於有爲者可以爲良臣而良臣然後方能樂於有爲也禹之克勤于邦稷之不遑於稼即所謂樂於有爲而非喜事之謂也此其所以爲良臣也玄德巍巍至治熙熙者

非獨任其聰明也元首與股肱相須以成之也若以為已治已安而忽於時幾不求助於股肱則何以保其治也何以永其安也故益稷之篇終之以賡歌之事此至治之所以不衰而玄德之所以為盛也若夫煩細猥瑣君行臣職則上侵於下而下無所任其職矣君疑於臣而臣無所效其忠矣股肱安得不惰乎股肱既惰則萬事安得不墮乎

與賓客書

禮記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孔子於魯人既曰踰月則善也而其所自為者則若相逕庭此甚可疑者也且夫孟獻子過禫不樂夫子猶且許與之則設或當時祥祭當月內涓吉而行以凶事用遠日之義卜於下旬而過五日十日則雖謂之合於踰月之訓可也然此踰祥月非踰禫月也故說者又曰古者中月而禫中月云者即謂祥月之中也此說蓋據禮記祥而縞是月禫之文果如說者之言則不曰既禫而此曰既祥者亦何意歟未知高明以為如何

先王制禮參以天理揆以人情裁酌損益各適其

宜必使後人倣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此盖亘古今通行之制禮也曾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則而亦不無後人難繼之慮故子思三日之對即矯是而發也曾聖既聞一貫之訓於孔夫子則其過於禮似不至此設有七日不入口之舉其語及子思者就本文細看則亦非垂訓後學之道意下亦以為如何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有不誠於伯高夫子異哉與不誠之訓無乃以不待夫子之教而徑行賻

襚之禮責之者耶以不當賻而賻之責之者耶願
聞明教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
薑桂之謂也此章即聖人教孝子毁不滅之義居
喪者權宜之大節則只曰草木之滋將不知其爲
某物故以薑桂二字釋之者也此段註說有二一
說以爲薑桂之釋即記者正曾子之言也一說以
爲曾子引禮書之言而自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何以適從則爲好乎朋友喪子宜有哭弔之禮而
曾子之弔子夏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細

推其文義有若非喪明則不哭子夏若無喪明之事則曾子之往吊只可以言語吊之而不可以哭吊之耶或曰曾子先以喪子而哭吊之又以其喪明而哭之然則是一日再吊一事再哭也禮意與文勢似不如此第此不曰喪子而必曰喪明者毋或曾子於子夏喪子之始已先往吊而後聞喪明引禮復吊而然歟淺見如此未知高明亦以為如何

答賓客書

前此禮記起疑非但在於章句之間只以不敢自

信試奉問於高明矣今承來諭數條分析甚精當
甚真切深慰所望但第三條若伯高之喪不至於
有賻而強以財行禮則孔子異哉之訓因是而發
云者愚意竊恐其不然也夫子異哉之訓特以冉
子不待夫子之教而遽以束帛乘馬而將之使夫
子誠信不行於伯高故也非以不當賻而賻之為
不誠也若夫孔子以伯高之喪固不必有賻而賻
之為非則豈但有不誠之歎而無失儀乖禮之深
責哉據此一款可以仰認夫子之本旨也先儒之
說亦曰冉有代孔子行禮非孔子本意若孔子重

遣人更吊則彌為不可故夫子云然此說近之未知盛見以為如何耶更賜詳諭

答宮僚書

浩然之氣孟子之所難言也余以蒙學何敢及此雖然朱子之註釋既昭昭可稽請以朱子之所已明而答之可乎夫氣之在於人者即所謂體之充也初無聖凡之分所謂浩然者其體段本如是也及其汨於人慾心不得其正則氣失其本體而不充於體矣然其體之浩然者則初未嘗亡也是故循天理之公淨人慾之私者是得其養者也初非

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牽制於人欲違悖於天理者是失其養者也初非有損於本體之內也作為云者不循直養之道而以人為之私害之也浩然之氣惟當以直養之待其自然發出不可強以發之如宋人之揠苗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字指浩氣而言也夫至剛不可屈撓者以其配道義也於天下之事無所懼者以道義充足而無所撓折也黝舍之勇只出於血氣而非由於道義則其無嚴無懼適足為悖亂之資而已何足與論於至剛之浩氣也告子之不動心亦不過冥然無

覺悍然不懼而已豈以無所懼於天下之事而然耶孟子之說出浩然之氣者正因告子之不動心而拖及於二子之勇復以聖賢之大勇明之於下而及此浩然之氣則二子之間不啻霄壤之不侔而水火之相反也豈可以外面之略有所近而疑孟子之不與耶集義云者猶言積善也大學之誠正修中庸之誠身莫非所以集義也余於集義養氣之道未嘗實下工夫今承此問不覺靦然一日之間莫非欲然時節安有浩然之可言耶雖然有時反省于身所行或得其正則此心無愧而氣以

之舒不得其正則心有所愧而氣亦不舒浩然之本在於人而無時不有者亦可見矣

先儒云王道霸術猶美玉碔砆不可同年而語也大抵王霸雜用之說即宣帝不學之致也夫王者得之心而行其仁者也霸者假之而已其心之公私誠僞有若氷炭之不同豈可以相雜用之耶若欲就高帝以下數君之事而拈出其近於王道者則高帝之約法三章豈不近於王者之寛而其所以本之者初無治心治身之功則烏可謂之王道也文帝之詔除肉刑亦豈不近於王者之仁而其

所以本之者亦不從學問中出来故反失先王五
刑之本意不可謂之王道也武帝之表章六經似
矣而亦非實學也汲黯之斥以内多慾而外施仁
義者是也以宣帝言之則其勵精求治以安養斯
民為意者亦豈非漢之賢君而其心則霸而已矣
安有王道之可言耶漢家之政莫非霸者之術而
其中亦多有不及於霸者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
之罪人也吾於漢家之政亦以為如是也

答宫僚書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以詩之為教而言也集

註以為有善有惡則非謂三百十一篇無論變正
皆得情性之正也又曰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
之正而已則用之一字即指詩之為教也今曰但
使讀詩者知所懲勸而已知所懲勸者獨非所以
得其情性之正者乎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以詩言之則正與不正而已詩之言善者固出於
情性之正吾從而師之使吾之情性亦得其正惡
者非情性之正也吾從而懲之使吾之情性亦無
不正則詩之正與不正莫非所以使人得其情性
之正也若是而穪之曰思無邪一篇之大指不亦

可乎

仁字雖同而所以言仁之旨則亦各不同有以全體而言之者有以一段而言之者有以心而言之者有以事功而言之者人而不仁之仁以全體而言之也以心而言之也如其仁之仁以一段而言之也以事功而言之也管仲霸者之佐耳其於仁也假之而已其於禮也不知宜矣故曰管氏知禮孰不知禮此正與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者同一意也蓋以仁之心仁之全體而言之則管仲固不可謂之仁也然而當管仲之時周室已卑而夷狄

日盛若非管仲尊攘則天下將不免淪於左衽矣特以管仲之故而得免於左衽則管仲之心雖不可謂之仁而管仲之功則不可不謂之仁也管仲之仁雖不可許之以全體而惟此一段則不可不謂之仁也由此觀之則夫子之斥管仲以不知禮者蓋不以仁之心與仁之全體而許管仲也稱管仲以如其仁者蓋以仁之功與仁之一段而許管仲也一斥一與可見聖人之權衡也苟不論旨意之不同而徒以稱仁之故有疑於不知禮之訓以斥之以不知禮之故有疑於稱仁之訓則是何異

於高叟之為詩耶

答賓客書

明德者心體之虗靈而心統性情言明德則性存其中矣言性則明德亦不離於此矣雖然大學序文言教學之所由起也先自小學而以及於大學若以明德為言則明德大學之所明而非小學之所及也故以性言之以幷及於小學大學之教其意若曰性則聖凡一也而氣質有不同故教與學由是而興焉也然則序文不得不言性而其所以言性者亦所以言明德也明明德雖為一篇之要

旨而在於序文則不如言性之為尤緊其所以或言或不言者恐由於此也

聖人之教非不欲天下之民皆入於大學而其勢有不得行也天子之元子衆子皆有生民之責而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皆有承先世家之責則無論賢愚而不得不教也其外則皆以凡民之俊秀而得入焉蓋將養以成之以為國家之用也至於凡民之不得為俊秀者則歸之於農以養君子此大學之所以有或許入或不許入之異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雖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而天下之人智愚賢不肖有萬不同則固何能使之皆明明德一如我之明明德耶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不過以大體而言之也大學雖或不得入而其始則皆入於小學也教之以孝悌之道而風俗無不義焉則天下之人雖不能皆明其明德而不害為明明德於天下也

答宮僚書

集註曰雖有愛人之心而使之不以其時則民不被其澤矣使民以時雖曰愛人中一事而世固有有愛人之心而使民不以其時者矣如孟子所謂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亦役民之一事也必使其成之於十一月十二月者使之以時也若使之以方農之時則雖有愛人之心而妨於農時豈不可別為一事乎大凡國之役民莫非所以為民也或以城郭或以宮室城郭所以防寇盜也此固為民而宮室亦所以居處而為出治之所也其本亦出於為民也或以橋梁道路或以堤堰溝渠皆不外於為民之事然而三時務農皆不可役民以失其時也苟曰吾以為民而不問其時之可否則其心雖出於為民而其事反歸於病民故先

言愛人而又必以使民以時繼言之節節相承各
自為一事者似不必致疑於其間也治平之謨不
外於正心修身之道平日之所講論於函丈者莫
非此道則顏子之問為邦固非問此也特問其損
益四代之制度也故夫子之答亦出於此而已既
得於治平之謨而後方及於制度之損益此則學
之序也而為邦問答亦博文中一事也若曰博文
之時獨不及此則恐不免於固滯也朝覲玉帛禘
嘗俎豆四代之所同而其所損益者不過正朔與
儀度也行夏之時則四時之朝覲禘嘗隨此時也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用韶舞則朝覲禘嘗之禮與樂也豈可外此而別求朝覲禘嘗之禮耶三正相繼各有意義而正朔之用授時為大一陽之初雖與四時之首相為配合而但子月則天地生物之功未著其於民事耕作之候不能相及而不如三陽之月正得中正之候故夫子特有取焉以垂萬世之法此則集註諸說已盡之矣今何必更贅耶至於樂用韶而必稱舞者樂之所存者聲與容也聲在於樂容在於舞曰韶而又曰舞則聲容皆舉而樂之全體見矣若但曰韶而已則鐘磬笙鏞

之聲雖舉而干戚蹈舞之容疑乎其不備也畢見如此未知其是否也孔明之所以見稱以王佐者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之語也惟觀義理之合與不合而不問其利害此誠意正心之學也此所謂天德也推此心也豈不庶幾於王道耶雖然大體雖正而其於小節猶有所未純者其於天德不可謂之無一毫未盡也故程子以為庶幾禮樂庶幾云者許之而猶有所未盡許也謂之容易許之者恐未深察於程子之意也

答宮僚書

苟使三思而能為致知之學則意可得以誠矣尚何有此假之之病耶然則誠之一字真可謂三思對證之良藥也雖然我東先賢之言曰志無誠則不立理無誠則不格是則誠字工夫已在於致知之前也似與大學之序有所逕庭而其實則不相悖何者知不至則意不誠致知固先於誠然一邊致知一邊誠意同時用力不可曰吾知既不能致吾意不可誠也亦不可曰吾知既致意自誠也知雖不至立志不可不誠也立志以誠則致知亦能誠矣致知以誠則知易致而意自誠矣大抵為己

之學專在於誠一篤實非但大學爲然自小學而已習於此灑掃應對愛親敬長亦莫不以一誠字做去以為格致誠正之本則豈可以誠意之後於致知而不可言誠於格致之前耶

答賓客書

明德朱子釋之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孟子盡心章朱子釋心字曰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神明即虛靈不昧之謂也以此觀之則明德與心即一物也但徒謂之心則心有善惡善者固是明德而惡

者不可謂之明德也然則斷之以本心者可謂最分明矣至於心統性情則集註既曰具衆理應萬事具衆理非性而何應萬事非情而何既曰明德則心與性情無不該矣既曰心則性情亦無不該矣以此觀之則又豈有取舍之可言耶此等奥義非余蒙學所能明說而姑取先儒之說如是為答耳

補亡章不言乎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故格物之理即所以致吾之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與致知初

非兩事也若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則是物理與吾心之知各為一事不成說話也雖然至於下段順推則不得不曰物格而後知至與六條目同其辭也何者吾心之理雖與物之理自是一物而既曰物既曰知則猶有彼此之別也故彼之理格而後吾心之知至焉其語法又不得不然也非以格物致知分為兩事也且不曰物格而後知致乃以至字易致字致以工夫言之也至以功效言之也言工夫則格致嫌於兩事故曰致知在格物言功效則格與至不害於分言故曰物格而後知至

上下段立言固各有當也

格物物格之義此乃至精至微之義也蒙學何以容喙而第思之格物之格窮至之謂也以工夫而言也物格之格至其極之謂也以效驗而言也人惟窮至其物之理故物之理自至於其極也若無格物而但言物格則謂之無容人力可也而先言格物則物之所以能格者以其格之故也若以集註所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而謂之無容人力則豈可也物理自有極處而人不格之則物理之極處無以見矣人既格之則物理之極處昭然明白

無不到焉由是而稱之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豈不可也此段極難為說未知然否

答賔客書

明明德章言顧諟天之明命顧之一字即明明德工夫也新民章言作新民作之一字即亦新民工夫也止至善章亦各言明德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則此亦止至善工夫也然而顧字之義則工夫著實而作字之意則不過曰振起其自新之民而未見其有真箇工夫蓋明德新民本非兩件物事也明德者所以為新民之準則也新民者不過自

明德而推之也故新民章湯盤之日新又新已是
新民工夫也至於民之觀感而自新則吾之所以
下工於此者不過皷舞振作而已有何别般工夫
耶八條目之齊治平屬於新民而其釋齊治平處
亦皆自修身而推去則新民工夫之不外於明德
工夫可見矣至於平天下章既言興孝興悌不倍
而其下說出絜矩二字興孝興悌不倍即所謂自
新之民也絜矩二字即所以作之之具也以此謂
之新民工夫抑或不妨耶毋自欺者愼之於心所
獨知之地也非必獨居之時雖與人對坐一念萌

動於人所不知之地者亦皆慎之其工夫至精也至於小人之獨處為不善則乃是惡之大者也雖無為不善於身所獨處之地而不能無自欺於心所獨知之地則不可謂之誠意也故第一節言毋自欺而結之以慎獨者所以言誠意工夫也第二節言小人閒居而又結之以慎獨者所以使君子以小人為戒而必慎其獨也兩節慎獨只是一意而與閒居獨處之獨字本自不同烏可謂閒居獨處之際若無陰為不善之事則是足為毋自欺之極工耶以此推之則所謂說得精說得粗之義亦

可見矣心有四者之偏係則心不在焉而身有三者之不修其所以心不在焉者乃由於心有所也今且以忿懥而言之則方其怒時心為怒所動而事過之後猶有所偏係則方其視也心不在於視方其聽也心不在於聽方其食也心不在於食此所謂心不在焉者也然則其以有所而為病者正要其存其心也其以不在而為病者正要其無所偏係也尚何謂其義之相反耶

答賓客書

奉覽來諭辭旨懇到可見眷眷之誠也立規模悏

地步銘念勤意實心做去冀有成效之可觀而其所以立之也恢之也必有立志居敬窮理三者之為本焉故每欲立其志而有時乎氣為之奪每欲居其敬而未及作所於是至若窮理則格致之工又未至焉此所以求助於諸公而是亦朱夫子之意也但以節要觀之朱子於對人之問也必毫分縷析明指其入頭用工處如言此三件工夫則當曰志如是而可立敬如是而可居理如是而可窮不但泛應曰立也居也窮也而已使人莫得以推尋把捉也

答賓客書

来諭奉讀數回病懷覺爽良可喜也發憤忘食求所以樂之者夫孰非入道之方而其中自得二字尤為切實蓋讀書有法觀道有術沉潛溫繹境與神會則自有脗然悟透處此豈非所謂自得者耶古人云蓄書萬卷不如讀了一卷余嘗有鳩書之癖左右几案罔非經訓而欲博不精欲擴未充茲皆未得於心徒歸汗漫之科耳来辭云云攙及此病謹當益加銘念以答頂門之誨也他餘在奉晤時耳

答賓客書

向者賓客豈不曰四百四病皆從一心中出來乎余則以為天下萬事皆從一懶字壞了凡韋布學問之士必以聖人自期孳孳勤勤不欲一毫不及則況帝王家實踐之工捨誠敬奚以哉余本氣質清脆心志未立尋常書籍之閱自以為不為不勤而顧其成效淺深入道造詣則直是空空與懶而不學惰而無為者無少間焉固知受病之由而未得覺察之方矣今此來諭切實著緊實獲余心謹當為座右之銘常目在之而近因調養深居有時

乎心慮俱澄亦不無泠然自得者始信古人所謂清心要方之語適有所會玆並布及

答賓客書

病暑涔涔中展讀所示故事辭理俱到令人心目爽若濯清此足銷近日未奉之恨也嘗誦邵子堯舜當午之句此雖以天地元會都數言之其間亦有明晦消長之相乘則豈可謂過午之天都屬殘陽人能挽回古道天地當復晃朗漢唐不知而不為有宋中葉以下下知而上不為寧不可恨來示勗我以古昔勉我以聖哲詩云嘉賓示我周行者

乎是以寥廓難攀之意常先而奮發有為之志易退雖有義材鮮能有成一言蔽之只是不肯耳竊嘗謂醫此病當責之於勇今以立志二字見惠勇與立志似無甚殊然勇或慮於進銳退速不若立志字之涵蘊平實深佩深佩辨得此二字始有進步處自待雖不菲薄而每患志帥不強立之而不立日月逝矣恐遂如斯而已得此良規曷不勉旃提撕切磋之功亦有冀於諸賓僚爾工夫刻苦學久沉潛誠有是焉何可諱之讀古人書至當咀嚼處率多順口讀過踈於研究微奧所以至今未收

讀書之效此亦氣質之偏常自病之當受頂鍼深
加勉勵至若自足自恕之戒尤所警惕聖如文王
而望道而未之見雖甚固陋何遽自安於淺學謏
聞以為足也惟是自恕之為害最所難免知之而
不能為悔之而不能改罔非自恕之故也學到日
新方是不自恕何敢曰能之然自足屬於驕自恕
屬於懦雖若不同而自恕之不已則其勢必將安
之既安之則終必歸於自足甚可懼也既不能免
於自恕則又何可徒恃不自足而自喜也哉盛諭
勤懇深有意焉謹當昕夕警省以副惓惓之至意

而開明日講席將欲入參云未罄疑義自當面商是所拱而竢之也

與李春坊鎭衡書

閒中看史有一得之見略陳管窺未知以為如何史記黃帝之玄孫曰帝堯八世孫曰帝舜堯舜之俱出於黃帝明矣元儒金仁山通鑑前編以堯之二女妻舜為忘宗瀆姓證堯舜之不同出於黃帝愚意竊以為不然禮曰六世而親屬竭矣婚姻可以通乎此言殷人五世以後相與通婚故記者設問云今雖周世婚姻可以通乎又曰雖百世而婚

姻不通周道然也此申言不通婚之制自周始矣
以此二說推之則殷以前之六世而通婚周以後
之百世而不通婚瞭然無疑矣且況堯之於舜為
七從祖孫則支流既遠親盡且久揆以禮制似無
所閡考之世代又無所疑堯之以女妻舜不亦宜
乎不宣

與宮僚書

三皇之號昉於周禮而不指其名五帝之名載於
大傳而不指其號是以歷世紛紛莫有定論則矧
乎不佞陸陸之見顧何敢妄自指的折衷於衆論

耶訖以先儒所講者歷論之則或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或以包犧神農黃帝為三皇或以包犧神農燧人為三皇或以包犧女媧神農為三皇或以包犧神農祝融為三皇或以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或以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為五帝或以太昊炎皇少昊顓頊高辛為五帝大抵鴻濛邃古載籍未備其詳不可得而聞所謂疑者闕之非此之謂耶史記高祖之父只曰太公而不言其名母則曰劉媼而不言其姓史記者司馬氏父子所編也談遷在於建元元封之間距高祖不過數

十餘年則年代不遠見聞必有所及而尚且有遺者如此況三皇五帝之氏族系派一有所闕將於何攷乎願聞緒論不宣

與或人書

向者奉晤自謂講評經義當不復如前日之闕然月已周矣尚未得一書往復實以近來暑證沉痼藥餌百方終未收效看書數行作字一幅輒增痛澁故延拖至今久孫勤意自愧前言悚恨如何庚炎侍奉為學佳勝否關雎疑義先儒之論不同滄溪則以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作文王之事至曰

友之樂之自宮中人言則僭矣三淵則以為林滄溪從尤翁為金華之講而亦未免錯解此章豈所謂七聖皆迷者乎今以淺見推究集傳之意則三淵之說似得朱子之意何者第二章釋寤寐反側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如此云云第三章釋琴瑟鐘鼓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如此云云而至於章下註又以摯而有別歸之於詩人性情之一端以寤寐反側

琴瑟鐘鼓歸之於詩人性情之全體凡此何嘗以文王爲說耶胡氏謂宮中人欲得賢妃以配文王詳味諸說則所謂哀樂即詩人性情之哀樂也所謂尊奉即宮人妾媵之尊奉也其不指言文王明矣惟第二章小註朱子謂妾媵形容得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讀者因此起疑而遂以爲文王事然此似是朱子初年說且語類出於門人之記錄集傳出於朱子之手訂愚以爲集傳語類或有差異處則當從集傳爲是也愚見如何不一

阻奉已數月矣顧言之懷何可堪任比來清和起

居仰惟清埏欲有商議者而自多撓汩未由面晤茲庸書質焉願堂之設未知始於何時而蓋循麗俗也羅麗以来信惑浮屠尊崇異教其累青史而貽笑千古可勝言哉入我朝痛革陋習專用儒術以啓東方文明之休式至于今萬世無疆豈不盛哉乃者婦寺效忠緇徒乘時間或有願堂之稱不免為　聖世之累是以自　上深軫其弊未嘗不有意於革罷而有司之臣過於畏慎拘於忌諱不得導揚德意因循度日豈非大可寒心處然而廟堂之上未有闢廓之意經幄之中亦無停廢之議

嗚呼後世雖無韓愈正大之論烏可拋棄一邊任其欺詐而莫之憂哉年前龍洞宮以靈巖郡美黄寺為願堂此專由於宮人宮任輩中間幻弄之致也竊欲罷棄以遂初志而事有所不得自由未免中止心常慨歎近因機會使之轉關該曹則該曹判堂乃反固拒誠是萬萬料外無乃吏胥輩為之引重沮戲而然耶事理當然不容但已該堂若難筵稟則直為啓下行關俾即撤罷恐無不可未知如何不旣

庚炎比酷此時起居清衛否自日前始讀中庸而

性本鈍滯識復空疎其於精微之地固茫然不知所以為説矣雖於淺近處亦無以見得可愧中庸二字先儒以不偏不倚為未發之中以無過不及為已發之中朱子之合言程子之偏言固可黙識而獨未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分屬於未發已發者其旨何居以無過不及屬之未發以不偏不倚屬之已發則不可以成説耶舜之大知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然舜本生知其於天下之言是非善惡固已判然於胷中故方其聽言之際能知彼言之為是為善而舍已從之若夫知之不明者

人已之間未知是非之所在而徒以取人為法人之言未必是未必善特以人之言而從之已之見未必非未必惡特以已之見而舍之則非惟不得為大知反與不知無間於此將如何處之乎爵祿之辭白刃之蹈雖非中庸之君子凡資質高明者皆可能之至於天下國家之均則所以均天下國家之道初不外於中庸如九經是治天下之大經而莫非中庸之道也五帝以是而治天下三王以是而治天下若非中庸之聖人則其所以平治者未可謂盡其道矣能平治天下國家而不能於中

庸尤豈非所可疑者耶願聞高論此外所可聞者並詳示之不宣

答洪奉朝賀書

阻拜幾月春序已盡撫時瞻悵不能自已教誨諄諄勉之以主靜制動之道喻之以真積力久之工奉讀數回不勝感歎雖甚不敏寧不思所以奉而周旋之道耶大抵受氣凡庸不能自力尋常文字猶難著意況心學工夫乎雖然學之不已乃成君子古人有言若因訓誨之勤庶免暴棄之歸則亦在乎方寸間耳以此自勉爾龍江之勝下示詳備

有若身親見之亦可以仰想其優閒自在歌詠
聖德之趣也同一景物隨人心思愁喜各異其情
惟在乎所以處之者不失吾心之和而已以是為
祝耳不備
雨餘動止神衛萬康伏慰區區閒挈眷移住于江
郊云未知居處能無狹窄之患否旱餘甘霈庶弭
宵旰之 聖憂慶幸大矣而江上景趣想亦添佳
然景與心隨愁樂各異仰念幽寂之懷不能不耿
耿也眼患每因 慈教知有差減之勢而心者百
體之主也心不安則體不得康寧近日眼疾得非

費心之致耶眼屬陽明陽明者肺經也肺煩熱則眼患隨之伏望平心舒氣三復於君子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不備

比日體内動止若何阿堵之患近有減勢否外孫賦命奇舛承聞弟計於萬里海外哀痛摧裂有難自抑而烟波遙濶雲山杳邈末由奔往撫柩痛哭以伸兄弟之情柰何且自喪弟之後脊令又益凋稀感古愴今傷慟尤切自不勝涕泗之交迸也再昨光恩來傳明教以濟州送人為如何云此固出於謹畏之慮而外孫之意竊有所不然者嗚呼難

得者兄弟不可廢者倫理今者送人實由情理之所不可已則聖人人倫之至也雖煩上徹豈無俯燭之道乎且罪名自罪名恩愛自恩愛　聖上亦已有哀矜之教矣况在外孫豈可廢兄弟之懿親耶况其死在於海島情境自別外孫若不顧視則是豈人情之所可忍耶以情理之所不可忍而自阻於仁愛之天則又豈道理之所敢安耶淺見如此未知如何阻候半歲下懷耿結時雨一過江湖物色想多可意然此時憑眺恐或難為緒也不備

與宮官書

鬼蜮之徒日事旁伺一言一默不得放心此雖耐
過但眠食之際許多艱難之狀難以殫紀雖欲盡
言徒貽執事之憂惱奈何執事亦必各別留意於
起居使彼輩毋得窺執事之淺深也望俟不參云
有病故亦安可取信此豈一分動心而我心如石
了無疑怯之事益勉明張之道欲觀其下回分觧
也大抵不誅則國將亡矣不亡之前焉有具人心
者敢發右袒之說耶聽政之教連日縷縷內間竊
聽之徒相與喧藉駭機旁伺今朝謁 內殿以姑
勿下教毋致人疑怒庶為臣生道苦口力陳而

內教亦以為然奈此屬垣之耳何哉日記近日亦不間斷雖細必書至於機密之事自有掣肘之端故錄其首尾只為不忘之資耳謀易儲位謀害儲宮之計狼藉無餘奈何生死向前一心不解惟以秉義明理為四字符斯固可矣尚何多言此處眩氣大作又夜經竊發之患即凶徒至凶計也吁且憯矣然於如此之時更安有藉賴之事而惟 聖明在上慈覆如天故吾輩得以無恙天高地厚可以喻此 聖恩乎 聖候日益沉篤奈何然吾輩雖甚凡庸豈為彼輩手中物乎任之可也留在面

悉不宣

與或人書

今日之舉即天經地義之大道民彞物則之大倫有此位之後何敢自有而不思變鬼為人之大義乎决于心事之成不成都付之於天萬一無旁伺以 聖上止慈必蒙照諒之恩䟽藁更須點竄須於明早面商也不備

與或人書

賜號之命雖幸反汗今以孝孫二字 御筆書下刻以銀章又下 御製諭書俾傳後世 天恩到

底感泣而已今茲之教異於昨日不敢承之命勢
將罷勉奉承耳銀印諭書祗受在於夕後以日前
䟽事有若有勞晏然承受於義理如何望須槩示
當否不備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二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三

正宗大王

文

兩賢傳心錄初序

聖人之作久矣道學亡而莫之救異端興而莫之闢三綱淪九法斁春秋日月之義無地可講矣其將使天下衣冠之倫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相率入於混夷狄同禽獸之域矣有宋朱夫子奮起於洙泗之後倡明大一統之義嗚呼孔夫子之心法至是而有傳矣朱夫子既没聲教之

衰道術之晦又復一如前矣夫以中土為天下之
正處者唐堯虞舜之所治周公孔子之所居也猶
不免胥溺之歎矧乎彈丸鰈域去中土幾千餘里
距聖人幾千餘載人心之僻陋天理之湮塞勢使
然也固無恠矣而天道有循環之理邦運屆休明
之期有明朝鮮尤菴宋先生出而人倫明天理立
所秉者朱夫子之大義也所講者朱夫子之大道
也朱夫子去而朱夫子生也炯然水月直是一般
光輝也朱夫子不幸而不遇其主宋先生幸而遇
其主其展厥施包範圍者易地則皆然也朱夫子

有阜陵之際遇必有已已之死也宋先生無寧陵之際遇必安考亭之終也君子之隨其時也如此我　孝宗大王中道賓天先生獨立無所歸羣小之惡先生者羅以織之使先生沒於非辜先生之道日以孤不絕如綫羣小之說日以盛益熾如火甚至與先生之義理而棄斥之不足又甚至於上溯朱夫子往往誹詆之雖以羣小之眼觀之先生之一言一事一如朱夫子而無差則毀先生而誣之者不得不并毀朱夫子而誣之不知其自抵於誣孔夫子之科斯文之亂吁其極矣余於是懼

謀所以闡明開來以牖末俗乃聚兩先生文若干篇詩若干篇雜著若干篇合以目之曰兩賢傳心錄錄既成盥櫛拜手而讀曰有是哉兩先生之文也兩先生相授之心法於是可以躍如也如讀己丑封事可以知宋先生之得心法於朱夫子之戊申封事也如讀垂拱奏劄可以知朱夫子之傳心法於宋先生之進修奏劄也如讀與魏元履書則留精神於答俞武仲書也如讀寄朴和叔書則學骨子於與留丞相書也至若華陽泉石秪是等閒又何與武夷山水酷相似也誠異矣哉此皆天經

地義亘萬古而不廢者儻使今世之惡先生者展卷而讀之必呿呿然蔽一言曰何相類也何相侔也至義理明快手足舞蹈處又歛袵而跪肅然而敬遂忘其私惡之心而不能辨何者為宋先生之文而何者為朱夫子之文宵然喪其邪遁之態厭然欲掩而不可得矣是書也斯文之一照魔大鏡也兩賢之心益章章明矣為之序如右弁之卷首覽者恕其僭尚其心幸矣歲舍甲午之陽月弘齋序

送人奉使鳳城序

誰昔之日子以文贈我蓋叙勉我以誠而我今別子我爲獨不叙別子之懐耶古人之餞知舊也或贈之以言或贈之以物今子將命啓鳳城之行巾車脂轄隷人牧圉餞其時也餞之以物可乎餞之以言可乎吾聞諸老聃子之言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佞竊效仁者之事以托中心之貺請送子以言曰世傳天下之名山三韓爲多三韓之勝東南爲最東南之最太白爲首太白之勝槩可知矣惟子之行也目親神交可以探其精而得其英矣我何必強所不知空說虛無耶我

之送子以言者意不在彼在乎斯今夫辭陛而分手獵獵行旌愈徃而愈遠如水之渾渾然東西而不能舍焉極子之所至踰嶺涉水以臨四百八十有五里之外矣我則在於深宮重离之肆子之在邑而酒色在途而風雨我何敢以佚驕勞夫雖然矣惟戒之以節慎申之以靡盬而繼以加餐焉遄歸焉勉之者斯其為送子之言也

陪 駕幸主第引

上之四十六年秋七月二十有八日 上詣耆老所之 靈壽閣行展拜禮小子從焉 駕將返

上顧小子教曰予久未臨主第今欲與汝偕汝其謂何小子拜而對曰拜　靈壽閣孝也臨主第慈也一舉而止孝止慈之德彰矣　上曰善命小子陪　駕臨第竟夕一堂　天笑為新其樂湛如也在主家固為曠絶之榮而在小子亦不勝逮下之感何者小子之於主第雖欲源源其歡而未得也非　聖上之曲體下情何以有是耶小子欲自叙頌祝之悃顧文短未敢也主家徵余以文余惟臣之於君忠愛之情與生俱生不以貴近而加勸恩寵而加勵然今日之恩即異恩也其於報答之道

不知所以自勉可乎虞史稱堯之德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以親者堯之德也既睦者九族之所以報堯也我 聖上孝慈之德固所以為親九族之源也而體 聖上之意務敦睦之行以助親九族之化者豈非主家與小子之所當勉者乎既以是復於主家遂書以歸之

八家百選引

厭繁縟而樂簡要常情也為文章者不患不博而患不約假使充棟宇而汗馬牛不能嚌其一臠尚奚以多為哉故夫子删四代二千年之書只取百

篇蓋去繁而就簡也尚論家於唐宋八子者尸祝之然篇章浩汗不可以日月讀也茅氏之選雖頗纖悉其繩尺八股之體者已經前輩之斤正然委巷專門之士童習白紛猶恨其冗而不殺泛而不精於是乎百選之書作焉蓋取其醇乎醇者也韓之正柳之奇歐之溫雅王之峭刻曾之切實蘇氏父子之汪洋而縱橫者一開卷瞭然在目使讀者由是而得其門則堂奥之窈如者庭陀之秩然者靡不畢具而無所事於全書之繁也是書本出於舅氏參判公公早夜攻業世以博雅稱尚欲反約

於是選則況以不腆之才為作輟之工者曷不以是為迷津之覺筏哉然求乎約者必由乎博凡後之厭繁樂簡者勿以是自足則可也

逍遙亭記 丙戌

亭以逍遙名心與地相會也心無物者能逍遙於物然不得其地則雖欲逍遙亦不可得也亭中于苑一苑之勝咸萃於亭奇峰異岫層巖幽壑朝暮四時各呈其景令人有瀟灑出塵之想地之可以逍遙者然也然心之所樂不在於此則雖有其地安得以逍遙哉境與心而俱曠物與人而相宜不

知天壤之間復有何物可以移吾心之樂此逍遙亭之所以得名為逍遙也今秋潦霖彌月有風吹倒亭子惜逍遙之地不得逍遙也 上命內帑繕修之誠以逍遙有助於恭默之治者為多而匪直間漫宴息而已也後之人尚有以知繕修之意無廢舊觀也夫

暎翠亭記 癸巳

亭在禁苑之北得地最深幽靚窈窅繚周阿引遠山空翠交暎與亭之起居相接此暎翠之所以名也昔我 肅考輒以萬幾之暇登臨眺望甚以為

適意即所以時遊觀節勞逸也我　聖上以繼述
之孝篤羹墻之思遇境覽物無往而不追慕每誦
陟岵蓼莪之篇未始不玉淚汍瀾凡於亭閣玩賞
之樂未嘗留心而獨此亭後岡密邇　毓祥廟可
以瞻望每質明肩輿登臨久而後還或值節祀則
夜半臨望祀畢漏盡乃已自庚辰移御十有二年
雖祁寒盛暑罔或不然嘗曰晨朝登臨代定省也
祭夜遥望替躬行也嗚呼大哉　聖人之達孝也
以大堯倦勤之年而有大舜終身之慕此豈非聖
人為人倫之至乎四時推敘亭中之景不窮而聖

人追慕之孝亦隨而靡所終極則 肅考之登臨萬物所以各得其所也 聖上之登臨百行所以皆源於一也亭之遭逢於前後者盖有數在焉也雖然不有以述之孰知斯亭之因 聖德顯而可以為億萬年維永之基乎余小子敢忘借猥是為之記

太湖石記 甲午

石之產洞庭西者曰太湖質堅剛而色蒼黛縝潤如圭璋剔削如矛矟矗立者為峯羅列者為屏帷者物蹲竦者人立滑而肪黝而漆晶彩絢異狀類

奇詭凡烟雲雪月溪橋樓臺之形玲瓏錯落渾然天成雖工於畫者莫能奪其妙米元章之拜呼為丈者可見人與石之相遇而騷人墨客嘯傲棲息不待杜氏之譜可知爾余求之甚勤歲甲午春得之古苑薰而沐之置之晴窓之前與藥鑪香甌文王之鼎宣德之鑪儼然并列斯一拳之大也能蘊千巖之秀夫石者天地至精之氣也氣之生石猶人之筋絡與爪牙故古人重石編於書尚矣恠石見於禹貢異石著於左氏若太湖之石又天下之瓌奇大而可飾園館小而可貢几案或宜於水或

宜於山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智之樂得之庭宇唯太湖石為然此余所以取之者也豈騷人墨客之玩好云哉

祭禛文 辛卯

維歲次辛卯六月亡弟禛之柩還自耽羅謫中將以某月干支葬于楊州平丘巽向之原前一日已丑遣內侍設奠于柩前而文以告之曰嗚呼人孰無兄弟而孰有如吾兄弟之情者乎鴈序相次鴒原同樂少長聚戲朝夕與居未嘗一日相離自夫壬午以後孤露餘生無以為命而上賴 聖上天

覆之恩兄弟四人相與依倚情愛之懇至形影之相隨尤非但他人之爲兄弟而已及夫丁亥汝兄弟一時出第則宮中只有未冠婚之一弟而汝二人跡阻銅闈不得源源相從朔望之候僅得接見逢日常少别日常多則不惟余之思戀不置汝二人之欝陶無聊亦當如何同氣之情雖切於壎篪王室之禮甚嚴於等威與惟及此未嘗不慽然以悲潸然以涕也嗚呼汝之兄弟禀性柔和而年既幼矣志未定矣粤自出宮管束無人左右慫慂婦寺誑惑則幾何其不爲余憂耶汝兄弟成立之責

惟余在焉忠孝之望惟余切焉惓惓一念未嘗不在於汝兄弟每於相見之日申申戒誨則汝兄弟亦未嘗不以為然而畢竟自速罪戾蓁蓁海島兄弟並投此莫非余之誠意淺薄不能感孚于　慈覆之天而我　聖上之不以私恩廢公義者豈非所謂人倫之至耶余每仰　聖德而自愧余之不能盡為兄之道也匪怒之教實出王成天心至仁作觧不遠則汝兄弟之此行安知不為將来之福而惟是音信之遠隔也魚鴈之莫憑也跋涉山川不瑕有疾耿耿不忘只增余於悒曾未數月凶音

遽至孰謂人事之變一至於此耶嗚呼痛矣此何
事也死者固閔然而長逝生者又何忍罹此毒也
聖上爲之矜惻即令刷還而並釋汝兄又命官庀
葬具則想汝冥冥之中亦必感泣而爲榮也嗚呼
痛矣汝之骨相似無夭法而今焉至此命也奈何
雖使汝不涉鯨海之險安居京師汝命既如是短
促則大數所關難保其不至不幸豈獨嶺海之外
能死人哉所可飲恨而茹痛者雙鴈南飛不作一
行之歸旅櫬北迴靡托千里之魂一去瀛洲便隔
泉臺不得與之共沐恩波而並依日月之光汝之

無禄胡至於此笑語琅然常在余耳儀形温然常在余目當寢而思汝臨食而思汝無時不思無處不思悠悠天地此痛何極丹旐載届郊坰非遐而不得撫柩一慟佳城既定即遠有期而不得執紼以訣兄弟之情尚何忍此嗚呼痛矣哀哀寡妻余其恤之孑孑孤魂汝將疇依氣塞胷臆語不能長草草一奠遣人替哭靈其知耶不知耶嗚呼哀哉

尚饗

小宗合大宗論 丙戌

禮也者天理之節文而不可以私意參之者也故

情雖無窮而義之所在不得直行其情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此之謂也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者何也父母之愛豈以出為人後而有所間耶然宗統既重私恩反輕輕重既分隆殺自別先王制禮不以一己之私而害天地之經乃以所生親稱為伯叔父母使之專意於所後而不得以私恩間之其義嚴矣雖然其專意所後亦未嘗不顧私恩尊之以伯叔父母而使子孫襲其爵位享祀無替則在大宗無嫌貳之失在所生盡崇奉之恩二者可以并行而不相悖也後世

人主之尊稱私親加以謬典者其視聖人之制失禮為如何哉漢之孝宣以史皇孫之子當嫡嗣斷絶之時入承大宗之統而乃以皇考稱其所生此孝宣自以為孝而不知其反為不孝之歸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生事葬祭一於禮而不苟然後方可以為孝尊之以非禮之稱而可以為孝乎程子之言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親令為伯叔父母夫既為伯叔父母則尚復以皇考稱之耶人主尊居九五何欲不遂至於經常之禮不易之典則不可以人主之尊而

任其變改也且一政一禮咸為天下之觀聽而子孫之師法豈可以一己之私而亂天下之大經以一時之情而壞萬世之大防耶噫人孰不欲崇奉於所生之親而至於先王制禮則不可違也謂之崇奉而有違於先王制禮則其所謂崇奉者非吾所謂崇奉也吾所謂崇奉者稱之以所當稱而不嫌於貳尊也宣帝不識此義而行非禮之禮故至於哀帝又踵其失寡恩之譖失禮之譏作於前後此宣帝不能以禮制心而垂裕後昆之過也

明章優劣論 戊子

世稱漢之明章猶周之成康蓋皆繼體之賢君也
然魏丕之言曰明帝察察章帝長者余讀史至此
以為其言甚有味也明帝雖有聰明之姿而局量
太褊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
尚書至見提曳其於君人之度何如也若其臨雍
養老執經問難盛則盛矣然既不以治心養性為
之本焉安有禮與學之可言哉章帝為治能知寬
猛之相濟琴瑟之更張奉母后以孝遇九族以恩
平徭簡賦民賴其慶天下於是乎休息長者之稱
不亦宜乎非但天資之美抑亦知學之效也况其

受學張酺則西山稱之以不愧前人東巡備禮則范曄又許之以文致禮樂其視浮文與虛禮不亦遠甚矣乎或曰章帝慈祥惠和不免有優游少斷之弊故明帝固失之察察而章帝又失之太寬非所謂胥失者乎曰是固然矣然論君人之度則寬為優究為政之本則寬居先此余所以謂章帝優於明帝也若以明帝之剛明兼章帝之寬大則善矣夫抑明帝之迎佛啓萬世無窮之禍則視彼暴君之流毒一時者亦有浮焉是又明帝之不如章帝也余不可以不辨之

畫像自贊 庚寅

爾容何癯爾身何瘠骫然其骨瞭然其目若有所憂憂在於學若有所懼懼在於德明窓淨几乃繹者經程冠禮衣攸攝者情瑟兮武毅欲而未能顧影思形唯日夕而戰兢

御畫贊

聖人造化無微不通時御硯墨神彩玲瓏二幅丹青既淡且濃不待學習天機之發豈比桑梓薰沐而閱敢述四言識諸卷末

敬次 肅廟 大朝御製韻題文貞公金堉

小真

清高遺像彷彿儀風大同經綸一心奉公濟世之才肝膈之忠存心愛物謹厚飭躬民賴于今至誠所通允矣君子千載欽崇

慎言箴 辛卯

出乎心發乎口在乎己若善若否施乎事乃成乃毁著乎文之工之拙曷其本之本乎出曷其出之出乎慎慎之伊何主乎忠信

言箴

言兮言兮因心而言興戎出好胡不慎言當言而

言何害斯言時之文明拜斯昌言世之衰亂好斯莠言虞帝垂訓畏者巧言漢主為治遠者利言苟疾莠言而好昌言凡百有位日進嘉言慎此已言揀彼人言于聽于從有得於言然後為益益於無言

至日箴 并序

六陰成坤一陽初生剛德漸亨其端藹然而天理之無往不復斯可見矣君子體乾行仁自強不息顧余不敏工夫間輟對時興惕箴以自警

陰去陽来惟静惟動於穆不已曰體曰用斗柄指子三至之日雷鳴半夜黄鍾應律千門忽開萬品載新一陽雖微七日乃臻生意藹然具此全美天地有心端見于是至誠無息循環厥理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根諸方寸包括無垠發為惻隱惟天之真擴斯善端其用不窮何以養之惟敬之工天人一理上下相通肆昔先王至日閉關静養厥微髮不容間于以反躬日夕乾乾觀于剥復戒在氷淵曰余顓蒙學未趨時履玆剛亨悔深昨非牕牖明潔硯几孔宜薰爐清坐肅肅自持歌此銘詩警戒

罔隳

容直箴 壬辰

天生烝民作之君師寵綏萬方俾安俾治其道伊何曰是容直曰是容直惟君之德粤昔重華達聰明目有言逆汝江河之決有言遜汝風雷之烈惟其容之是以有之惟其好之是以優之毋曰訑訑毋曰咈咈迺悅迺繹摧山填壑知未復行式是百辟罔僞罔假維誠之則欽斯承斯其用弗窮顧箴思義昕夕憧憧

鏡箴 癸巳

鏡之為器既明且公萬象森羅姸媸皆通維此無私君子之愛維此不昧君子之取自我周旋廼整容姿敬之敬之日監于玆

尊賢閣銘

閣于殿傍 寧考之作寤寐之思視此華額戞矣山林罔或不来干旄騤騤禮羅廣開好爵以縻搜剔巖扃于于彈冠翼翼儀廷維傅維呂商周有臣求之在誠豈曰無人二字煌煌以詔千億瞻言斯閣服之無極

玉銘二首

玉之為物君子之器詩詠生芻孔比端賜千仞崑
山韜光含章虹蜺生焰星斗吐芒在水水潤在岡
岡輝零陵累獻相如完歸不俟雕琢粹然天真君
子佩之不去其身匪寶乎玉所貴者德惟其有德
是庸寶惜玉兮玉兮顏爾徽省徽省伊何志氣清
靜覽物興思昕夕惕若曷不重歟君子之物
凡厥衆蚩碔砆為器天降粹人必有其賜藍田暖
日斐爛文章十二之京上徹精芒陋照乘資韞連
城輝后王作寶天命攸歸君子潔佩本然之真於
大於小配以終身温然其質潤乎其德玉耶人耶

爾保卬惜摩挲道關穆然觀省譬如止水絶塵而靜狎而敬之曷不惕若蘭化堇變獨此貞物

皐比銘 甲午

有皮有皮蔚其文章一斑管窺七日山藏備此六衆何彼五香美哉惟毛文公之歎迺坐迺寢既燠且爛於皇厥賜冬夏是施揖讓而登君子攸宜於焉俯仰視此銘詩

柚杯銘

戒爾飮酒酒必喪性惟此狂藥自古有警賓筵之始威儀孔多以及其終側弁峩峩非曰不飮所懼

者亂維爵有耳節彼宴衎邀我嘉賓樂此良宵但
可導和熙熙陶陶

酒杯銘

銀以為質金乃其飾匪曰侈飲戒在多酌酌之無
多是為酒德深藏固祕濫觴其惜

投壺銘

春坊直廬閒有投壺矢此銘詩寄示李輔

德鎮衡

直爾躬正爾心發爾矢雖不中不怨勝反諸己俯
身引臂務勝必得小人之為確然不動毅然不改

君子以之

越裳氏獻白雉頌 丙戌

皇矣成周至德如天化洽九夷以莫不延大開明堂其儀秩秩王旒之凝寶座之穆遜矣南蠻祗奉厥貢厥貢維何非鸞非鳳薦于宗廟其休不窮誰為王輔於赫周公爾愛其雉我愛其祥祥不在雉視彼越裳

慶運宮讌羣臣賡載頌 丁亥

猗與那與 聖化之洽自天降祉太平伊億 皇祖休烈是承是憶爰瞻故宮時運回薄十月之冬

已丑維日龍旂戾止葱珩塡咽永言　孝思率由
大德載賀載讌允矣善述　王曰嗚呼汝其毋忽
大哉　王言戒康戒抑景星卿雲垂耀魏闕禎祥
攸集時萬時百

朱子大全劄疑跋 壬辰

孔子之道大明於朱子而朱子之書大備於大全
故欲觀孔子之道者必先考質於朱子而欲窮朱
子之書者必先肆力於大全嗚呼此天之所以不
喪斯文而與六經同其功者歟顧其爲書地負海
涵未易見其涯際雖旁探傳記廣參事蹟猶患其

未盡明矣先正宋文正公時烈以不世出之大儒早從事於聖賢之學其於朱子之書得力為尤大方其在謫也日取大全課誦之以盡七十餘卷又嘗因先正李文純公所編記疑書而證其得失復旁搜窮剔毫分縷析以成完書而名之曰劄疑於是乎大全一書如日星之昭揭而丹青之炳若也人讀大全者逐板考閱於是書則無絲毫罣罥可與經傳之集註章句相表裏嗚呼其嘉賜後學亦至矣抑先正之際遇 聖祖闡明大義永有辭於天下後世者即此書可驗有自來矣奚待稽國乘

求遺稿而始知之也

題易學啓蒙集箋

啓蒙之於集箋猶周易之有啓蒙啓蒙之作在於朱夫子丐祠雲臺時而使西山蔡元定旁賫之元儒胡方平有啓蒙通釋方平之子一桂續撰翼傳胡炳文撰本義啓蒙通釋黃瑞節撰朱子成書皇明永樂間又以胡氏之通釋翼傳黃瑞節所編朱子成書彙為附註至于我　先廟在龍潛時有御撰要解及登寶位添作補解又以　御製序文弁于卷首先正李滉有傳疑一書其羽翼於啓蒙

甚大而惟是各一其編无以見旨義之會通壬辰余將講啓蒙附註使賓客徐命膺取補觧傳疑分類編入於附註而標以書名諸儒後出之言如有附註之所未及發者隨加采掇别為增註書成命名曰易學啓蒙集箋活印行于世國朝屢鑄銅字而世宗朝甲寅以孝順事實為善陰隲等書為字本命金墩等鑄二十餘萬字傳至三百餘年年久寖刓壬辰余請于大朝以甲寅字為本使芸閣鑄十五萬字首印是書及經書正文

題海東臣鑑

東國歷代及國朝名臣凡録一百九十有一人取雋於潛谷所編義例蓋揚其善之可為法者不患

不裨補於思齊之柯則也矧在我朝碩輔名臣磊犖相望明良契遇之盛顧非歷代之所有以至忠義諫諍之臣偉材達識高尚修飭之士又不可僂指而殫數則玆之所錄宜若太簡而昔朱夫子編八朝名臣言行錄為前後二集所收僅為九十七人裁別之謹嚴鄭重蓋有如是以較此編所加殆百亦可謂夥頤哉此雖未成之草藁也若其百又幾十人者之功業章而譽聞著輝光烜赫流耀無窮則豈特齊四臣之照千里而已哉此皆我 列聖朝陶鑄作興而成就之者猗歟盛矣哉自今萬

億年名臣之佐理太平者踵前武而輩出繼此録而不勝書則此録之姑為草藁不亦可乎鈔謄校對之事侍直李商逸與之焉

新訂綱目續編義例 癸巳

宋元編年之史如續宋編年通鑑宋元通鑑 皇明成化間有綱目續編我朝又有金宇顒續綱目而義例之詳略不同歲癸巳余既講朱子綱目將以次及於宋元史召宮僚語之曰綱目朱子所以繼春秋而作者也而紀年訖于五季自玆以降諸家之踵修者非無其人成化間所編體裁最得宜

然其綱與目之并用小字與朱夫子提綱備目之義不侔稽昔 英陵盛際命集賢諸臣撰次綱目訓義時維我 光廟承命書其大字令若訖續編而隱栝之大書分註一遵朱夫子發凡以欽述聖祖志事則余其與有幸乎遂使諸僚廣蒐旁引勘訂訛謬每一編奏余復取以裁定凡例則悉遵訓義事實則溯考本史閱屢月始完乃倣洪武正韻字大其畫印其綱而目則用壬辰銅字印行

賓客題名錄跋

賓客之稱古也其資高其任專其流不雜盖一代

之選也非德堪模範則不足以薰陶性情非學窺閫奥則不足以開發聰明是以廣求道德學問之士責勵以輔導之其為任顧不重歟余觀題名之録國朝以来膺斯選者罔不名與實稱啓迪之功迄于今稱之嘖嘖也知掄簡之難慎自古然也使今之為賔客者按是録而究其故也則可不惕然反省乎薰陶開發之實而求後之論今如今之稱道於古也嗚呼顧不重歟

題資治通鑑綱目新編二十卷之首 甲午

曰新編者繼原編續編而作也我東之於 皇朝

若魯之於周然孔夫子作春秋大義數十尊周為先此之謂周禮在魯而於魯史猶然苟如周史之作於孔夫子者其筆法之謹嚴當尤如何也新編者　皇朝之史也余實有擬於孔夫子之春秋而不如是則新編可以無作矣後春秋而為惇史朱夫子之綱目是耳然而朱夫子尚恨其未克照管於筆削之際則余何敢曰一一無錯然其義則竊取於兩夫子之大旨觀乎卷中之書法庶或為開卷第一義也

詩略跋

詩者性情之發而天機之動也故書曰詩言志詩之邪正而人之情性見矣正者感人之善心而邪者懲人之逸志為教也大矣然而古詩之藏在太師者寔繁其簡學者難以領要吾夫子乃删其繁而存其善惡之可為勸戒者始於周南關雎終於商頌殷武為三百十有一篇夫豈後學所敢取舍之哉余於冑筵重講是書摭其切於身心者數十篇以裨朝夕輪誦名曰詩略噫亦太略矣然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不待三百篇已躍如于其中誠使求之於心而無汗漫難記之憂體之於身而

有動靜相資之益則其為助於日用豈云淺淺若
安於小成忽於大全則非余手鈔之本意

後自警編跋

野史之在國中者不啻幾千種而不蔓則䟽有助
於鑑法者幾希後自警編即夢窩金公所蒐集者
義例用宋自警編編書大略前人之序已悉之無
容贅為余於是書別有感焉我朝右文之治儆尚
有宋其士大夫居家行誼立朝事業又與宋朝人
相上下則　祖宗作成之化於斯盛矣金公之編
以續之者實有徽意存耳其致身廊廟蔚有忠績

夫豈無所本哉書雖約可徵於公與私則博矣亦
足以及國史之闕文也夫

慶熙宮志

大內之正寢爲隆福殿隆福殿之西會祥殿在焉
時御之內殿也東曰會蔵閣西曰無逸閣皆别室
也下有池塘塘號碧波潭潭邊有一間竹亭又其
西曰集慶堂卽　仁元聖后患痘時所御而　聖
上自丙戌燕居焉凡五門東曰金明西曰延慶又
其西曰清商南曰日永北曰開慶隆福殿之東長
樂殿在焉所以奉　大妃也有二樓左曰龍飛下

有敬義軒右曰鳳翔下有百祥軒堂于北曰魚藻前有大池別堂也又有光明殿內殿受賀宴之所也西北有堂曰祥暉夾室也西有二亭曰暎翠曰春和苑亭也暎翠之勝於記詳焉隆武堂內苑之別堂也在會祥殿東其南有臺曰觀射其北有亭曰鳳凰皆習射肄藝之所也德游堂亦內苑之別堂也在會祥殿西其西有軒曰四勿其北有小巖即所謂瑞巖者也又有十二堂在大內之北曰小星曰啓星曰祥鸞曰魚貫曰雞鳴曰紫蘭曰鳳笙曰順祉曰福綏曰添線并列於鳳凰亭之下光明

殿之西為善堂在泰寧殿西有溫泉三井曰靈冽緝熙堂在長樂殿東即　聖上春邸時內堂也後仍之南為重書軒東宮接宮僚之小室也東為慶善堂亦別堂也養德堂在景賢堂之北即承暉殿未火之前東宮之內堂而今慶焉其東曰含春軒西曰安喜閣又其東曰永善廠又其西北曰至孝閣又其西曰清閒亭凡此皆燕朝之殿宇也大內之正殿曰崇政殿即受朝賀之所也在大內之西有四門東曰興春西曰宜秋南曰崇政北曰資政資政之內有殿即崇政之後殿也亦名資政西曰

右文閣夾室也殿之北門曰明德東門曰咸和曰肅成門之西有臺名曰觀德泰寧殿在資政之西奉 當宁御真之所也殿後有巖泉之勝三門東曰集和又其東曰建慶南曰泰寧西曰齋光北曰顯武興政堂接臣僚開講筵之所也在會祥殿之南東曰惜陰閣又其東曰尊賢閣 列朝在銅闈時講讀之閣而後廢焉 今上庚辰移御命余讀書于閣閣上有樓曰宙合也觀文也傍有二室曰東二樓也虹月樓也又其傍有堂曰貞賾舊名惜陰此皆余藏書之所也西曰正始閤寺人之所伺

俟者也北曰思賢閣接臣隣之卧内也景賢堂乃東宮受禮之正堂在養德堂南有四門東曰協和又其東曰萬祥西曰清華曰通賢南曰崇賢北曰崇德又其西北曰日中東有閣曰文獻藏書之所也凡此皆治朝之殿宇也闕之正門統有五焉東曰興化駕出入之正門也門之左為興元右為開陽西曰崇義北曰武德承政院在崇政門之南弘文館在金商門之西南藝文館在崇政殿之西侍講院翊衛司皆在崇賢門之南承政院之東其他諸司公廨俱在原志不復詳焉闕建於光海時

仁廟反正後凡光海時諸宮觀皆罷獨此闕以
元廟潛邸而不罷宮中有二樹號曰繫馬一在興
政西之通陽門内一在興政東之興泰門内皆古
蹟也夫宮闕者人君之所居以出治也四方之所
瞻仰臣民之所環嚮則不得不壯其制示之以尊
嚴美其名寓之以箴頌匪為侈其居而華其觀也
故國初定都漢陽也始作景福宮又作昌德宮所
以備有時移御也暨我　成宗朝又營昌慶宮奉
三大妃則實出孝思之不匱也今景福雖火三宮
在焉其於出治之所無不足矣何以土功為哉余

恐慶熙之殿閣扁號無文獻可徵而燕朝深嚴雖內史亦不得詳其位序故爲之志俾有所考焉

三經四書正文跋 乙未

三經四書之集諸家箋註爲大全者五十有一冊也余於視膳餘暇常欲從事於斯以其編帙旣廣難於領會病之謹取正文合爲一帙凡五冊也夫自五十有一冊而爲五冊可謂約矣自一心而視五冊則亦博矣運之方寸以精其義推諸事爲以致其用則博固不可不約約又未始不博也然此編秪資循環溫習而已欲詳求旨義其惟大全乎

此又著工之序也歲在乙未冬十月丁亥書

經書正文緣起

易二卷書二卷詩二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一卷乙未余諭講官曰三經四書釋之者多或曰傳或曰疏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或曰註如易之十翼之分屬也如書之無舜典而有堯典無虞書而有夏書也如詩二南之不曰南而曰風也紛若聚訟載籍隨博庸學語孟則永樂大全稍存筆削之義然如諸家訓詁尚多迷津之歎今若秪取正文刊布如石經古文而得康成以前體

裁則亦可為經生學士深思力究之一助僉曰然

乃與宮僚柳義養等勘誤訂訛以活字印行

列聖御製卷之四十三